



周日名采

禰紹燦書法篆刻展



插圖：MEILO SO

一報中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
逢周日刊登

蔡瀾

禰紹燦兄從小喜愛書法與篆刻。

在一九七五年首次於中環閒逛，遇一途人詢問「文聯莊」於何處，指示之。後來兩人重遇，得知此人叫陳岳欽，新加坡人，來港學習書法，而教篆刻的，恰好是紹燦兄崇拜的馮康侯老師，苦於沒有門路認識。

懇求陳先生介紹，個多月後終於有機會拜見，得馮老師允許。我則是在強登山階段，託家父好友劉作籌先生推薦。紹燦兄的年紀小我甚多，但早我一拜師，之後便以師兄稱呼。

之前，我們二人先見了面，約好一齊上課。忽然，八號風球，這還不打緊，驚聞老師愛子當天過世，紹燦兄和我不知如何是好。

兩人商量之後，覺得已約好時間，打電話取消甚不恭敬，不去是不行了，上去了至少可以表示我們的哀悼。老師當年家居北角麗池一小公寓，必爬上一條窄小的樓梯才能抵達，兩人也就硬著頭皮進訪。馮老師身材瘦小，面貌慈祥，微笑着向我們說：「當然上課，我把喪子的悲痛，化為教導你們的力量。」

拿起毛筆，馮老師叫我們寫幾個字，什麼？毛筆都忘記了怎麼抓，如何寫字。老師看到我為難的表情，安慰說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儘管寫就是。」

原來，從學生的字跡，老師即能看出人的個性，字太俗氣，就改變教學方式，令來者知難而退。這是以後我們由數名來學的新生看到的，那時才流出冷汗來。

禰紹燦我叫他燦哥，我的那輩子的，都會稱呼比我們年輕人為兄或哥，像世伯劉作籌先生也一直叫我蔡瀾兄一樣。

馮康侯老師說我有点小聰明，禰紹燦勤力，方能成為大器。說得一點也不錯，我還為工作奔波，拍成龍的片子，去西班牙一年，南斯拉夫一年，失去很多向馮老師學習的機會。

而燦哥那麼多年來任職同一家銀行，做的也不是數銀紙的枯燥工作，而是編輯銀行的內部刊物，當然與文化有關。那麼多年來，燦哥上課從不間斷，老師所說的他一字記，並作筆記，可以說是本活字典。馮老師離我們而去，但對於書法和篆刻的一切，由如何執筆、用紙，到怎麼挑選石頭、寫印稿，什麼叫印中有筆墨等，都留在燦哥腦海，他本人，已是一個無形文化財。

記得馮老師的名言：「我臨古人帖，爾等亦臨古人帖；故我們非師徒，同學也。」向馮老師學的豈止是書法與篆刻，而是做人的謙遜。燦哥當然得到真髓，又配

合他胸懷坦蕩的個性，說的句句是真話，與一般書法家有別。

經眾人推舉，叫我為才子，但真正的才子，須精通二十樣功夫。別的不說，列在最新的五項為「琴棋書畫拳」，我就做不到了。燦哥年輕時學習武術與兵器，中年之後更深造螳螂拳及意拳，令我佩服不已。燦哥曾說，人生快樂，莫過於對書法的熱愛，記得我們從馮老師家中放課後，就到附近的上海館高談闊論至深夜，那種愉悅，我也感覺一二。

上課時，馮老師會將我們學的帖在紙上重寫一遍，讓我們臨摹，像《聖教序》，因集字而失去行氣，經老師重寫，不失原帖神髓，我們更能捉摸到整句的感覺和氣勢，這是一般人讀帖得不到的福氣。

臨摹之後，我們拿去給老師修改，時常被指正，臉紅不已。偶而得到的讚美，是老師在字旁用毛筆畫了一個紅雞蛋，得到了歡喜若狂。

承繼這種教學方法，如今紹燦兄也收弟子，一一圈出紅雞蛋。他家裏留給他的物業，有一間在中環的房子，面積雖小，但如今變賣，也價值不菲，紹燦兄沒這麼做，當成教室，把學問傳給年輕人。

偶爾，學生們上課時我也跟着上課，到底要向紹燦兄學的還是很。當今，我已榮昇為師叔，年輕人都口口聲聲地這麼稱呼，要我表演兩手，我嚷說只會教壞子弟。

紹燦兄上課時，耐心地解釋每一個字的出處，由於他學篆刻，得精通各種文字，從這個字的甲骨、鐘鼎、封泥、大小篆，如何演變到今天大家熟悉的楷書，令學生得益不淺。

「通過對學問和知識的追尋，得到不能形容的快樂和滿足。」紹燦兄說：「書法是一條孤獨的道路，但書寫時好像在撐艇，整身擺動，舒服無比。本人治學，六十年如一日，永遠認為藝術是神聖的，永遠不以此作為手段。」

學生之中，有一個我介紹過去的，叫李憲光，他也叫我教幾句，我說：「燦哥也說過：對任何學問，先由基本做起，不偷工減料，便有信心，再進一步學習，盡了自己的力量，不取寵，不標新立異，平實樸素，就自然大方，我們腳踏實地，我們便有根，不用去向別人證明我們懂得多少，那個沒有後悔的感覺，是一個多麼安詳的感覺！」

燦哥的展覽會叫「心手相師」禰紹燦書法篆刻展，日期：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五日，地點：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。不容錯過。